

南堰沟, 骑龙村的血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



堰沟是人工修筑的沟渠,作为曾经主要的水利输送工具,在万州区李河镇骑龙村人丁兴旺时,立下过汗马功劳。
我出生时,一条条堰沟就在村庄里存在了,像大地上的毛细血管,又像系在半山腰的透明腰带,蜿蜒缠绕。它们与村庄里的老水井一样,都曾养育我们长大。

1

我家门口有条堰沟,父亲说那是私堰,往上连接的是二堰,再往饵子山上走就是大堰。大堰就是南堰沟。快九十岁的大伯回忆,他几岁时经常陪他父亲到南堰沟去看水。问及南堰沟何时修建的?他皱着发白的长寿眉冥思苦想了好大一会儿,然后才说,他也不晓得。按大伯的年龄来推断,应在民国以前。那时,村庄里有几个种庄稼的大户——瓦屋的谭家、松林湾的冯家、枫香湾的何家,他们一起集资修建了南堰沟。

很遗憾没有纸质记录,唯一的记忆存在枫香湾年龄最大的伯伯脑子里。

当年“湖广填四川”时,我的祖先落户枫香湾山梁上后,在村西头的打石湾修了口水井供几十人吃喝,但种庄稼和牲畜用水远远不够,还得另寻水源。他们联合谭家、冯家,在山林中摸爬数天,终于在凤凰山下的大茶坪,找到了两个龙洞,龙洞里有水。

龙洞分上龙洞、下龙洞,洞里常年有清澈的泉水往外流。上龙洞供凤凰山的三四队饮水;而下龙洞的水,后来被祖先引到了家门口,用于灌溉庄稼、供牲畜吃喝。引水的主要路径是在饵子山上开辟的石沟,这就是南堰沟。祖先肩挑背扛,徒手用钢钎、鐮子、手锤等工具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石沟。据老一辈人回忆,当时沟沿靠外边还修了一条青石板大路,供凤凰山上的人赶场进出,挑运石灰。

路随沟走,沟因水生,这是祖先的智慧。

2

南堰沟是骑龙村至今还在使用的、为数不多的堰沟之一。沟内有几道马口石,用于水的分流,又叫“泄洪缺”。一道马口石水流被分到流水包,二道马口石70%的水被分流到原石船村(骑龙、凤山、石船还没合并)的2、3、4队,30%的水被分流到原石船7队。连接马口石的是二道堰沟,流过门前屋旁的叫私堰沟。从原理上来看,堰沟是不能移动的水管,在大地上并联、串联,形成庞大的水网。

父亲说,当年每个队都有专人管水,分夜班和白班。夏至一过,就要排轮子,人口多的队放水3天3夜,人口少的队放2天1夜。那些日子是庄稼用水的高峰期,管水人每天都要守在马口石旁,防止别人堵了马口石把水引走。

我的远房五爷爷年轻时,去南堰沟看水,时常一整天就坐在南堰沟旁编草帽贴补家用。那些年,春种农忙季,用水量大,时常有人因为争水而打架闹事。

因为给生产队看水,五爷爷被人推下山崖,摔断了左腿,只能一辈子打光棍。把他推下山崖的人是邻村的,名叫山猫,看人时眼神飘忽不定,村民对他印象不好。

那天,五爷爷正坐

在青石板上编草帽,太阳升起一丈高时,山猫来了。他路过时,差点被五爷爷用来编草帽的一小捆麦秆绊倒。他在沟沿上晃了晃才站稳,然后破口大骂。他一脚踢飞了五爷爷身旁的麦秆,还有刚编好的草帽。那时草帽五毛钱一顶,五爷爷半天可以编两三顶。

五爷爷气坏了,站起来就给山猫一拳,山猫一躲,没打着。山猫常年干飞檐走壁的坏事,他的身子灵活,没等五爷爷反应过来,山猫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。五爷爷没站稳,摇晃了几下坠下山崖。万幸的是,五爷爷没滚到崖底,被一棵松树挡住,保住了小命,但腿被卡在了石头缝里。等五爷爷的父亲找来时,他的腿已经坏死,只能截肢。

五爷爷因为看水成了瘸子,被当成教材告诫看水人。再去看水的人就会绷紧弦,以免发生类似的事。

3

从龙洞引出来的水,经过南堰沟流到各队,成了灌溉农田的主要来源,田里种出的粮食养大了一代又一代人。人们敬重南堰沟,把它当作恩人一样放在心中。

随着五爷爷等老一辈人的离去,再加上年轻一代外出求学、打工离开大山,种庄稼的人越来越少,水的使用量也减少了,南堰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开始自生自灭:沟沿长满杂草,沟壁垮的垮,毁的毁,沟里河沙堆积,螃蟹在沟里打洞,漏水的地方多了起来,也装不了水了。

沙榜人主要依靠南堰沟的水生存,因为南堰沟里没水,曾一度陷入缺水、没水的困境。2025年开春,在镇政府的领导下,新上任的骑龙村支书带领百姓对南堰沟和垭口堰塘进行了维修。

这次维修的主要劳力平均年龄在七十多岁,正是当年跟在祖辈身后去看水的娃娃们。他们对南堰沟的情感深厚,虽不善言辞,但行动快,同样用鐮子、大锤、二锤、钢钎等开山工具再现当年祖辈修南堰沟的场面。在不通车的饵子山上,他们肩挑背扛,农忙时回家干活,干完活接着修,前后用了一个多月,“复活”了南堰沟。

修好后的南堰沟,全长约2公里,起点在王家稳屋基下,终点在沙榜。流水清澈见底,不时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,像钟摆轻轻叩击着心房。

沟内的水一直流到垭口堰塘,经过沉淀,再分流到各小组,供骑龙村上千人饮用。垭口堰塘有两三百平方米,在太阳光照射下,水碧绿碧绿的,远远望去像晶莹剔透的泪花。

“南堰沟出来的水是环保的、甘甜的,喝一口就能甜到心里。”村民们说。

南堰沟是先辈刻在峭壁上的印记,记录着他们引水的艰险;它也是村庄的血脉,养活过一代又一代“骑龙人”。如今,南堰沟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快,一路奔波地传承下去……

金佛山的菌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林衡

又到了满街卖菌子的时节,总忍不住买上几斤,满足一下味蕾,找找儿时的感觉。

我的家乡在南川金佛山深处,山高林密,适宜大力发展旅游,早已成为休闲、避暑的胜地。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家乡的贫穷和饥饿总是挥之不去。好在金佛山很慷慨,漫山遍野的菌子可以缓解缺粮少菜的饥荒,至今仍不能忘怀。

金佛山的菌子总是踏着季节的节拍如约而至。秧子栽上坎不久,田垄边、红苕地里,时不时就能觅见三把菇。奶白的伞盖,长长的菇柄,俊俏诱人。用来熬汤,鲜香无比,堪比鸡汤。

三把菇,顾名思义,往往三朵同时出现,相距不远,躲在草丛中和人们捉迷藏。发现一朵,在周围寻找到其他两朵,是孩子们最乐此不疲的事。后来才知道,三把菇就是大名鼎鼎的鸡枞菌,与白蚁共生,是食用野生菌中的珍品。当然,三把菇只是金佛山菌子出场的序曲,不多,倒也念念不忘。

夏秋时节,菌子盛装出场。一场太阳雨后,菌子准会铺满整个山林。大人小孩背着背篋,端着簸箕,散入林中,半晌工夫就会满载而归。

菌子品种极多,林地边的油辣菇,涂着一层淡淡的油脂,顶着露珠破土而出,像害羞的小姑娘。过水后扯两把青椒一炒,保准甩几碗苞谷米饭。不过,油辣菇要捡菇骨朵,伞盖一张开就会长蛆虫。最多的要数枞毛耙菌,松树下刨开松针,满满一地都是,不用挪窝就捡一背篋。枞毛耙菌剥去滑皮,可炒也可煮汤,虽味美滑嫩,但因为太多,不大受待见。孩子们最喜欢可以生吃的奶浆菌,有白色和鲜艳的橙红色两种,青杠林下,成片生长。一碰伞盖,白色的汁液渗出,如奶水般浓稠。拍拍土放进嘴里,有一股奶香。还有空筒菌,松树林里扎堆生长,通体浅红棕色、菌柄中空,煮熟用烧椒凉拌,脆爽脆爽的。如果不怕麻烦,还可以到杂木林里捡刷把签、耗子脚。这两种菌的菌柄如刷锅的刷把、耗子的细脚,一大片一大片密

织在腐殖土里,捡来配以盐菜煮汤,下饭一绝。味道最美的当属大脚菌,菌柄粗大圆实,伞盖细小如指甲,样子很滑稽。大脚菌湿的时候有剧毒,不能吃,家乡俗语“吃大脚菌,躺木板板”。但把她切片晒干,制成干菌却是人间极品,远客来时,饭甑子里铺白布,隔米饭蒸熟,腊肉一炒,光香味就漫过好几道山岗。当然,金佛山的菌子远不止这些,还有石灰菌、小红菇、煤炭菌、猪嘴巴菌……这些菌子大而肥厚,做酸菌最好。

还有一种菌子必须一提,就是竹荪菌。学生放暑假时冒头,竹林里,背阴的山坡上都长。伞柄修长,拖着飘散的菌丝,恍若仙女曳着长裙翩翩起舞,漂亮极了。味道如何?小时候真没吃过,父母也不说可以食用,不敢吃。大概是因为竹荪菌有人上门收购,可以卖钱的缘故。每天天不亮,赶到山上,趁新鲜采集,菌裙完整,才卖得上好价。采的人多了,就连没开的菌包也刨回来。菌包似肉球,往牛粪里一堆,第二天就会长出美丽的竹荪。一个暑假下来,运气好时能卖一二十元,一学期的笔墨本子钱就有了着落。

深秋一到,菌子的盛宴就退下了,偶尔会有峒菌出场,青杠树、油桐树的枯木桩上,一团团、一丛丛,颜色不如平菇白,味道却好很多。峒菌存在的时间极长,直到深冬,也会顶着金佛山的冰雪出现。

我对菌子的感情很复杂——爱得透彻、恨得彻底。很多菌子有毒,每次上坡捡菌子,母亲总不忘叮嘱一番:颜色鲜艳的不捡,不认识的不要。即便这样,我家也有过一次吃菌子中毒的经历。那是个盛夏,水江的表叔来做客,上山捡菌子款待。当时捡的是猪嘴巴菌,黑黑的、厚厚的,平时也常吃。可那次不知怎么的,大概是没有完全煮熟,吃后全家上吐下泻,差点酿成惨剧。表叔最严重,不知灌了多少黄泥巴水,昏睡了好几天才好转。所以,家乡煮菌子时必放大蒜,剥几头往锅里一丢,煮熟后大蒜还是白亮白亮的,才可食用。现在听说这种方法缺乏科学依据,害得我买菌子时,总会多买一点,第一顿决不允许女儿动一筷子,等我吃下没事,第二顿才让她吃。这就是金佛山的菌子。